

# 我的大学

*My University*

[苏] 高尔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我的大学

My University

[苏] 高尔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著; 吴祥, 王建平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我... II. ①高... ②吴... ③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08 号

## 我的大学

---

译者: 吴祥, 王建平

责任编辑: 子龙

---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0

字数: 7275 千字

版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就这样跨入了喀山大学的校门，至少情况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之所以萌生念大学这一想法，是缘于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依诺夫的提示。他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有着一副漂亮的脸蛋儿和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他当时是住在我那栋房子的阁楼上，由于看见我的手上时常拿着一本书，于是他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在这之后不久，叶夫列依诺夫便开始劝我，说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才华”。

“您有研究科学的天赋。”他潇洒地甩动着他那满头长发，结论性地说道。

我那时还完全不能理解，一只普通的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叶夫列依诺夫向我提供了很好的证明，并且鼓励我说，各个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影子自然起了催化作用。叶夫列依诺夫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念完中学的所有课程，然后“应付”几场考试（请注意，他说的是“应付”二字），这样在大学里我就能得到官费助学金的待遇，五年过后，我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学者”了。一切都再简单不过，要知道叶夫列依诺夫只有十九岁，而且又有一副善良心肠。

期考刚一结束，他就离开了。两周之后，我也离开家乡，前往喀山。

外婆前来给我送行，她不停地嘱咐我说：

“你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发脾气，你要是总生气，就会变得特别厉害。趾高气扬！你这个毛病是从你外公那儿学来的，可你外公是个什么人喽？一个苦命的老头子，活了一大把年纪，临到老却成了个痴痴傻傻的人。你要牢记这样一句话：上帝不对人横加责难，魔鬼才偏爱此道！再见吧，唉……”

她用粗糙的手拭去松弛的、没有光彩的、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几滴浊泪，说：

“我们怕是再也见不着了，你这个玩心重的孩子一下子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又是个命不长久的人……”

近年来，我没有和亲爱的外婆共同生活，甚至很少去看她，这下子也许突然会有可能永远也见不着这个与我相依为命、骨肉至亲的人，我的确感到伤心。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立在码头边上，一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攥着旧披肩的一角，擦拭着布满岁月留痕的脸和一双对人们永远闪烁着慈

爱之光的黑眼睛。船开动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变成了海平面上的一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半鞑鞑式的城市，住在一栋简陋的平房的一间狭窄的小屋里，这栋小小的平房孤零零地突起在一个小土冈上，位于一条又狭窄又简陋的小街的尽头。这栋房子的一面墙壁朝向一个经过火灾扫荡的空地，空地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野草。在苦艾、牛蒡和马兰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有一堆砖房的废墟高高地耸立着，在废墟之下是一眼很大的地下室，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在这里出没或是惨死在这里。这座大地窖我永志不忘，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依诺夫一家（孤寡的妈妈带着两个未独立的儿子）全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刚来到他们家没几天，就看见这个个子不高、面色不好的可怜寡妇从市场上归来，把买回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常常怀着异常悲苦的心情，挖空心思去解决面前的一大堆难题：即便把自己排除在外，却如何用这一小块劣质的肉为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健壮的青年人做出一顿足够吃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那双灰眸子里蕴含着一种绝望的、温婉的执拗劲儿，就如同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驽马，正拉着一辆一望既知不可能拉动的大车在艰难地爬着坡，明知力不能胜，却还是一个劲儿地向前拽着，拉个不停。

在我来到他们家的第四天早晨，当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时，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谨慎地小声问我：

“你来这儿干吗？”

“上大学念书呗。”

听完这句话，她的眉毛连同额头上的毫无光彩的蜡黄脸皮一起微微上挑，菜刀割伤了她的手指，她一边吮吸着伤口上的血，一边重重地跌坐在一张椅子上。但她随即又一跃而起，说道：

“噫唷，见鬼了……”

她用旧手帕把伤口裹扎好后，便夸奖地对我说：

“您还蛮会刮土豆皮嘛。”

嘿，怎么能不会呢？我把自己在轮船上做事的经历详细地讲给了她听。她问道：

“您以为这就能够上大学念书吗？”

在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懂得“幽默”二字的含义。我对她的提问天真地信以为真，于是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全盘地告诉了她，还可笑地肯定，计划被完全实施后，科学殿堂的大门便会朝我开放。

她长叹了一口气，说：

“哎哟，尼古拉呀尼古拉……”

正在这时尼古拉睡眼惺忪地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意未了，一头乱发，但和平时一样看起来还是挺高兴的。

“妈，包饺子吃该多好！”

“行，好啦。”母亲表示同意。

我十分想显露一下自己关于烹调方面的知识，就随口说这肉不好包饺子，再说数量也太少了。

没想到这下子竟惹恼了瓦尔瓦拉·伊凡诺芙娜，她大着嗓门冲着我奚落了几句，说得我双耳充血，直往上涌。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朝桌子上一扔，竟径直走出了厨房。尼古拉表情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说他妈妈的不礼貌举止是：

“情绪不佳……”

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继续向我说道：“女人一般说来比男人更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使然。”关于这一点，有一位瑞士的大学者似乎做出了无可置疑的有力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sup>①</sup>也谈到过这一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以长者的语气教导我，他常常利用每一个有利时机来给我的脑子灌输一些生活方面的必需知识。我也津津有味地听他那慷慨激昂的亦或是声情并茂的说教。但是听到后来，我竟然把弗克、拉劳士弗克和拉劳士查克林完全混淆，当成一个人了。我也记不得到底是谁砍了谁的脑壳，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sup>②</sup>的脑壳呢，还是恰恰相反呢？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好了，一门心思想要“教导我成长”，他确实有把握做到给我承诺过的这一点。但是，他忌没有多余的时间，又缺乏一切必要条件来认真地教导我。这个年轻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和不加思考、轻举妄动的特性，使得他对自己的母亲殚精竭虑、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熟视无睹，完全不放在心上。他的弟弟是一个木讷寡言，头脑迟钝的中学生，对于母亲苦苦地支撑这个家就更加缺少体恤了。我倒是早就知晓了这位可怜的母亲那份繁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魔术，对这位巧妇的灵机独运也看得一清二楚。她每天都要费尽心思，不得不停地交换着手法，既要喂饱自己的两个不懂事理的儿子，还要养活我这个长相平庸、举止不雅的流浪儿。在这样的困苦的环境里，我所分得的每一份面包，都自然而然地如同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于是开始寻找一点儿活儿干。为了替那位可怜的母亲省去一份午餐，我一大早便离家外出；如果遇上天气恶劣，我就去那块被火烧过的地下面的地下室里去避一避。在灰暗的

---

① 约·斯·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② 弗克(1819—1886)、拉劳士弗克(1613—1680)、拉劳士查克林(1772—1794)、拉法杰(1743—1794)、杜莫利(1739—1823)，——均为法国名人。

地下室里闻着死猫烂狗的令人作呕的尸臭味，聆听着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啸声。我很快便醒悟到，上大学念书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而已，要是当初去了波斯，那一定会比来到这儿要明智一些。我经常想像着自己是个有着神气的白胡子的大法师，有着神奇的无边的法术，能够用魔术把每粒谷子催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那么重。总之，我那小小的脑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幻想，我似乎幻想出了很多为大地，为不光是我自己如此苦难深重的大众施恩造福的大好事。

总之，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许多多非同寻常的冒险事业和可以流芳百世的伟大业绩。在这些生活艰苦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大有裨益，它们给我那艰难的生活涂上了一道虽虚幻却美丽的色彩，给了我继续活下去，并且要追求幸福的信心。而由于苦涩的日子委实太多，我也就在幻想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并不期待那些外来的援助，也不指望那异想天开的奇遇，但是我却也因此逐渐磨炼出了顽强的意志力，生活条件愈是艰苦，我就愈是坚强，甚至觉得自己也比从前聪明多了。我很早就清醒地懂得，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对抗中锻炼出来的。

为了解决温饱，我常常去伏尔加河的各个码头，找些零活儿来干。在码头上挣个十五到二十戈比，是轻而易举的事。在那里我混迹在一帮搬运工、流浪者和痞棍之间，常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一块生铁，被投进了烧得红红的炉火中，每一天都使你充满着无数强烈、深刻的印象。那些欲望明显、露骨贪求的人和满口酒气、本性粗鲁的人，在我面前如旋风般不停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于生活的激愤，喜欢他们对于世间的一切嘲讽敌对的态度和对自身毫无挂牵、真诚坦白的乐观精神。我过去的那些亲身经历，使得我同这些人很合得来，我决心要把自己投放到他们这个深沉而真诚的群体中去。勃列特·哈特<sup>①</sup>的作品和我所读过的大量的反映“小市民气”的长篇小说，使我对这一群体的同情进一步加深。

职业性惯盗巴什金，从前曾经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垮得很厉害。他曾经伶牙俐齿地劝说我：

“你到底是怎么啦，竟像个少女似的腼腆腼腆，难道是害怕丧失贞洁吗？对少女来说，贞洁始终是她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对于你只不过是一具枷锁罢了。公牛挺贞洁的，那是因为它吃饱了没事干！”

巴什金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像演员似的脸儿刮得光光的，他那矮小的身体十分柔韧，动作灵巧柔和，很像一只轻灵的小猫。他常常以

---

<sup>①</sup> 勃列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作品多描述下层人们的侠义豪情。

教师兼保护人的身分对待我，我也能够看出，他是由衷地希望我走运、幸福。他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读过不少的好书，他最喜欢的书则是《基度山伯爵》<sup>①</sup>。

他评论说：“这部书既有思想，又有甜蜜的爱情。”

他喜欢女人，只要一谈起女人便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巴，眉开眼笑，在他那衰弱却又有力的身体里会突发出一种痉挛来。这种变态痉挛常常让我感到恶心。尽管如此，我还是留神地听他讲，觉得他的话里“自有颜如玉”。

“女人啊女人！”他直爽地说道。一时间，他那蜡黄色的脸上泛起了红晕，黑色的眼睛闪射出叹赏的光辉。“为了女人，什么事我都可以去干，为了女人，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是根本没有罪恶的界线的！去恋爱吧，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他很有一套讲故事的才华，很轻松地为那些沉沦的女人们编写了不少吐露不幸爱情的伤感的凄切的小调，他的歌儿红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大小城市。顺便提一下是，下面这一首在伏尔加河流域广泛流行，人人都会哼上两句的歌曲即出自他的大手笔：

俺生来不美家又贫，  
穿得又差劲，  
就为这三桩，  
竟没人娶我这姑娘……

特鲁索夫对我很好，他是个令人感到可疑的人。这个人仪表堂堂，穿戴讲究，手指纤巧，跟乐师的手没有区别。他在城郊造舰区开了一间小小的店铺，门面上醒目地挂着“钟表匠”的招牌，但是实际上干的却是倒腾偷盗得来的赃物。

“马克西姆，你可千万不要养成偷盗扒窃的坏习惯！”他对我说，一面郑重其事地抚摩着他那斑白的胡须，同时眯缝起那双充满奸诈的、无法无天的眼睛。“根据我对你的观察，你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一个不会堕落的人。”

“‘不会堕落’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儿意味着只有好奇心，而没有羡慕心……”

这个样子评价我是不太确切的，因为我也曾羡慕过许多人和事。顺便说说，巴什金自己说话时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诗体和谐、不同凡响的比喻和短语，就很是让我艳羡不已。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讲述一则

---

<sup>①</sup> 《基度山伯爵》亦译《基度山恩仇记》，描述一个伯爵的复仇故事。系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之一。

风流艳史时，就是这么开头的：

漆黑的夜里，我像是一只躲藏在树洞里的鸱鸺，闷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偏僻、穷苦的县城的客店里。那是金秋十月时节，细雨淅沥，秋风萧瑟，就如同一个满腹心事的鞑靼人拖着长腔哼着曲调似的，哼起来没完没了：喔——喔——喔——呜——呜——呜——呜……

就在这时她翩然而至，香腮绯红，俨如晨曦初上时天边的两朵红霞，微漾的秋波则频频传递着骗人的芳心，纯洁的柔情。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虽然明明知道这是在说谎，却偏偏强要自己相信这是实情！理智明明洞悉一切，但是内心深处却偏不愿承认这一事实！

他在讲故事的时候，身子有节奏地轻轻晃动着，双眼习惯性地眯缝着，时不时还轻摸一下自己的胸口。

他的嗓音虽然有些沙哑，声音也不响亮，但是整个话儿说得明快动听，似夜莺在原歌。

我也曾经很是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对于西伯利亚、墓发、布哈拉的描述简直可以说是绘声绘色，妙趣横生。他在讲到高级僧侣们的生活时，真是既滑稽可笑又十分阴险恶毒。有一次，他竟然鬼头鬼脑地讲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是王道能手啊！”

我倒是从心底里觉得特鲁索夫是一个“恶棍”，这类恶棍在长篇小说的结尾处，会大出读者的意料之外，一变而成为襟怀坦荡、深明大义的英雄呢。

有的时候夜里闷热，这些人便横渡喀山小河，坐在对岸矮树丛下的斑驳的草地上，一边不停地吃吃喝喝，一边敞开心扉畅谈着各人的心事。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万花筒怪状。而最热门的、经久不衰的话题则是关于女人的。人们谈起女人来，总是那么的怨恨、伤心，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凄惻感人，而且几乎总是带着一种类似于向阴暗的角落蔑视的心情，在那阴暗的角落里充满着惊心动魄的、难以预料的种种变数。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三个这样的夜晚，在那闷热的长满了河柳丛的洼地上，头顶上是星光黯淡的夜空。在临近伏尔加河那湿润的夜幕上，微微蠕动着点点桅灯的莹莹亮光，活像一个个金蜘蛛在向四面八方缓缓地爬行。在黑乎乎的一长条岩石岸屏上，嵌上了一团团的大球和一张张的火网，那是富裕的村庄乌斯龙的小饭馆和千家万户从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轮船的蹙轮猛烈地拍击着河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在鱼贯行进的驳船上，

水手们在狼嗥似的放开喉咙大声喊叫。有人用锤子敲击着铁板，拖着那在深夜中让人胆寒心冷的哭腔，尽情地唱着歌曲，似乎把内心中的创伤在这歌声中揭示了出来。听着这悲怆的歌声，使人不由得感怀怆然。

更加令人感怀怆然的，是聆听这些人倾吐内心的感受。他们都是在困苦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着生活，各人谈各人的心事，根本顾不上，也没有准备去听别人的话。在灌木林下，这些人或坐或躺，吸着烟卷，吐着烟雾，偶尔来点伏特加或是啤酒，随后便在往事如烟的回忆道上踟蹰徘徊。

“我曾经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件事。”有个给无边的黑夜摁在地上的人说道。

大伙儿在听完他讲的事后，不由得异口同声地说：

“常有这样的事儿，都是常有过的事儿……”

“有过”、“常有”、“常有过”，在我听到这些话以后，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一夜人们都已经活到了自己的末日，好像既然一切都曾经有过，今后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更多的了。

这种念头使得我偏离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但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从我的整个经历的逻辑角度来推论，我步他们的后尘也是全然合乎情理的事。我想追求美好的生活，想上进，想念大学，但是我的这些心愿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愿受挫的同时，也把我推到了他们的身边。每当挨饿、愠气和苦恼这些危险的事物袭击我的时候，我自己惊觉当时完全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且不仅仅是与“神圣的私有制度”相对抗呢。但是，青少年时候所抱有的理想主义的心境，却坚定地阻止我离开那条注定要走完的阳光大道。当时除了人道的勃列特·哈特的作品和浓重的小市民气的长篇小说外，我已经阅读了不少的内容严肃、思想深邃的好书。这些书促使了我去追求某种尚不明确、却都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

在那一时期我又结交了几个新朋友，有了一些新的生活空间，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叶夫列依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常常有一些中学生来玩打棒球的游戏。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中学生很是受到我的喜爱。古里的皮肤黝黑，头发蓝黑，活像一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雀斑，像是擦上了火药似的。他总是笑逐颜开，身体灵活，玩法巧妙，谈话俏皮，全身都透溢出多种天赋的萌芽，而且他像几乎所有的那些自傲的天才俄罗斯人那样，全靠着这点儿天赋过日子，却不知道或是不想努力去加强并且发展它。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对音

乐的鉴赏能力极强，当然也十分喜爱音乐。他能够优雅地弹奏古丝理<sup>①</sup>和三弦琴，还会拉手风琴，并且曲调圆润优美，但是他却不想掌握那些更优雅、更难学的乐器。他人很穷，穿着十分差劲，但是他那皱巴巴的破衬衣，打满了补丁的旧裤子和那双破破烂烂的变了形的靴子，却恰好与他那放荡不羁、青筋嶙嶙的矫健动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十分相称。

他很像是一个久患重病之后才重新站立起来的人，或是一名昨天才得以释放出狱的囚徒。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愉快的，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心花怒放，他恍如冲天炮似的满地蹦跳不停。

在得知我生活艰难，危机四伏之后，他就建议我搬去跟他住在一起，并且做好做一名乡村教师的准备。就这样我住进了一个古怪又不失风趣的贫民窟，即可能不止一代喀山的大学生们所熟知的“马鲁索夫卡”。那是雷布诺列亚德大街上的一幢半倾的大房屋，很像是一群饥饿的贫穷的大学生们、妓女们和某些鸠形鹄面的怪物们从房子的主人手里强行抢夺过来的房子。普理特涅夫住在走廊里一架直通往阁楼的楼梯的下面，在那儿摆放着他的一张小床，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放着一张陈旧的桌子和一把破烂的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整个走廊上共有三个房间并列着，其中的两间住着的是妓女，第一间住着是一个身患肺病的特种中学的数学教师。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模样儿有些可怕，满头满脸都是红色的硬硬的毛发，一件邋遢的破旧衣服勉强地遮蔽着他那高大的身躯，透过旧衣服的破洞眼，可以看到青紫色的皮肤和暴突的肋骨，令人毛骨悚然。

他好像只是以啃啮自己的长指甲来得以生存，手指都给他啃得冒出了鲜血。他日日夜夜总是不停地画画算算，咳嗽不断，哼哈作响。妓女们都把他当成了疯子，见了他就感到害怕。不过，出于心底的怜悯，她们不时地给他的门底下塞一些面包、茶叶和糖等物。他把这些个小包从地上拾起，拿到自己的房里去，一面沉重地喘着粗气，活像一匹累坏了累伤了的可怜的弩马。要是妓女们忘了给他送东西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没能给他送东西来，他就会打开房门，朝着走廊嘶哑着嗓子呼叫：

“面包！”

在他那双深陷入黑黑的眼窝里的眼珠中，闪烁着一种自鸣得意的狂人式的自豪神色。有一个矮小的驼子有的时候会来拜访他。这个驼子的一条腿是瘸着，肥胖的鼻尖架着一副厚厚的深度的眼镜，鬓发

---

<sup>①</sup> 古丝理，俄国古代的弦乐器之一，颇像中国的“古筝”。

涂满了白霜，在他那阉割派教徒的蜡黄色的脸上总是浮现出狡黠的笑容。他们两个总是把房门紧紧地关闭着，在那怪状的寂静中默默地坐上好几个小时。只有一天深夜，我被这位奇怪的数学教师的一阵沙哑的狂叫声惊醒：

“我说这是牢房！几何是鸟笼，没错！是捕鼠器，对了！是牢房！”

驼子尖声地刺耳地笑着，多次重复地说一句古里古怪的话，数学教师突然间大声地对他喝道：

“去你的吧！滚！”

他的客人被赶到了走廊，仍旧哧哧地笑着，尖溜溜地怪叫着，一面把矮小的身子紧裹在肥大的披风里。这时，数学教师站在门口，瘦瘦高高地卡在门口，形象森然可怖，他把一只手插进乱成一团的头发里，沙哑着嗓门吼道：

“欧几里得<sup>①</sup>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傻——傻瓜！……我一定会证明上帝要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说完，他就把房门使劲地一关，震得他的房间里有个东西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

不久之后我便得悉全部，原来这位数学教师是想从数学的观点出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但是可惜的是，他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宏愿就死了。

普列特涅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每夜工薪为十一戈比，要是我没来得及出去挣钱，那么我们一天一夜只能吃四俄磅<sup>②</sup>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由于我必须得学习，但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出去工作。我花费了极大的心思努力去征服各门各类的学科，那些怪诞僵化的语法形态尤其使我苦恼不堪，我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够把民间生动的富于奇特表现力的俄语硬框到死记的语法中去。不过，很快就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原来我的启蒙尚嫌“过早”，而且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的学历考试，我也会因为年龄太小而得不到那一职务的。

普列特涅夫和我轮流睡在同一张可怜的小床上，夜里的时候我睡，白天的时候他睡。每天他一大早回来，由于整夜未睡而脸色憔悴，变得黑不溜秋的，双眼布满血丝，我总是立即跑去饮食店打开水，我们自然是没有茶炊的。随后，我们便坐在窗前喝早茶，吃面包，古里把报纸上所刊登的新闻都讲给我听，他还朗读那位署名为“红色多米诺”、嗜酒成癖的小品文作家所作的打油诗。我很惊讶于古里的玩世不恭，

---

① 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主要著作为《几何原本》十三卷，是举世公认的最早期公理化的数学名著。

② 一俄磅约合409.51克。

因为我似乎觉察出，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简直跟对待那个肥脸大嘴、经营女式旧衣服的拉皮条婆子加尔金娜一模一样。

他是从这个婆子那儿租来这楼下的一角之地的。由于付不起“房租”钱，他就经常给她说说些无聊的笑话，拉一拉手风琴，唱一些动人的歌曲。每当他轻抒那嘹亮的男高音的歌喉时，他的两只眼睛就会闪射出讥笑的神色，婆子加尔金娜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歌剧团的合唱歌手，所以她能够很好地领会歌词的意思。从她那双无耻的眼睛里常常会喷涌出细小的泪珠，悄悄滚落在这个酒鬼兼老鸨的肥胖、青紫的双颊之上，她用肥胖的香肠式的手指先弹去干枯的脸皮上的泪水，再掏出一块脏兮兮的小手帕仔细擦净手指头。

“哎哟，小古里啊，”她惊叹道，“您表演得很是不错嘛！要是您的小脸蛋儿长得再俊俏一些，我就能够给您安排个好运呢！要知道，我已经给多少个年轻后生撮合到了那些独守闺房的小娘们解闷啊！”

有一个她所说的“年轻后生”就住在这儿，住在我们的楼上。他是一个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个子不高不矮，脸部宽大结实，两条大腿畸形，特别瘦削，整个人儿呈三角形，尖角朝下，而且这个尖角不是那么的锐利，稍稍折断了一点儿，因为这位大学生的踝骨以下部位长得如女人般的特别的小，再加上他的脑袋特别小，恍如深深地埋进了双肩，再配上一头猪鬃似的不驯服的硬红发，但是在他那没有血色的苍白的面颊之上，却阴阳怪气地瞪着一双鼓突的绿莹莹的眼珠儿。

这个大学生违背了可怜的父亲的心愿，如个丧家犬般地忍饥挨饿，费了很大的努力，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终于得以从中学毕业并且升入了大学深造。但是，他后来又发现自己有一副低沉的、轻柔的磁性的男低音，于是他又想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了他的这一特点，将他拉配给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商人妇。这个富有的婆娘有一儿一女：儿子就读于大学三年级，女儿则即将在中学毕业。这个女人身材干瘪瘦削，胸部平坦直溜，像个丘八，她的脸部平板干瘦，就像是那个厌世绝欲的女修道士。一双灰色无神的大眼睛隐没在黑黑的眼窝里，她身穿一套青衣玄服，戴着一顶老式小绸帽，双耳上坠着一对大耳环，耳环上的宝石闪烁着绿得刺人眼睛的幽光。

有的时候，她会在傍晚或是清晨来到她那个大学生的住处，我多次看见这个女人就像是虾米简直是一蹦就跳进了大门，毅然地走进院子，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紧紧地闭着，抿得几乎不露着唇边，双眼睁得大大的，紧张忧郁地朝前张望着，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个双目失明之人。虽然不能说她天生有某种缺陷，但是在她身上明显地显露出了亢奋的迹象，从而使得她整个人儿变得丑陋难看，仿佛身子被扯长了，一张脸绷得紧紧的，简直紧到发痛的程度。

“你瞧瞧，”普特列涅夫说道，“真像个疯婆子呢！”

大学生厌恶这个富婆，常常躲着她，而她却如同一个毫不客气的债主或是间谍对他紧追不舍。

“我实在是一个脸皮儿薄的人。”大学生在几杯酒落肚后，吐露真情，后悔不迭，“咳！我干吗梦想着要去唱歌呢？单凭我这副嘴脸和体形，也不会让我上台去表演的，不会让我上台的！”

“那就终止这种单调无聊的游戏吧！”普特列涅夫劝他说。

“是的，我也这样想。不过我倒是挺可怜她的！我心底十分厌恶她，却又不自觉地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是怎样……哎呀……”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的情况，因为有一天的夜里，我们听见她站在楼梯上，声音沙哑，颤抖地央求着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亲爱的，唉，看在上帝的分上吧！”

她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老板，拥有大量的房产和车马，还为产科专修班捐助了几千卢布，可是却不得不像个女乞丐似的央求别人和她做爱。

古里在喝过早茶之后便躺下来睡觉，而我则外出打工赚钱，直到很晚才能够回家里，这时古里已经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买回了面包、香肠或是煮牛杂，便将它们一分为二，让他带走自己的那一份。

我独自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時候，便经常在“马鲁索夫卡”贫民窟的各条走廊和每个角落里走走逛逛，想要观察一下我那些新邻居们是如何生活的。大楼里住满了人，很像是一个乱哄哄的蚂蚁窝。楼里弥漫着某种酸溜溜的刺鼻气味，每个角落里都是漆黑一团，令人感到难受之时又对它们深恶痛绝。从清晨到午夜这里都是一片嗡嗡声，永远也不会有静下来的时候，缝纫机不停地嗒嗒响，小歌剧院的合唱歌手在尖锐地吊着嗓子，一个大学生在低声地哼着音阶，另一个贪恋酒杯，处于半疯半癫状态的男演员在高声地朗诵台词，一些喝醉了酒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嗷嗷直叫。这一切，都使我不由得疑惑不解：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时常在那些忍饥挨饿的年轻人中间闲磕牙儿。这人是秃子，光光的脑袋上还残留着几根宝贵的红发；他颧骨凸出，大腹便便，一双腿却很细小，嘴巴特别大，满口都是马齿，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生动的绰号：“赤兔马”。他跟自己的某些亲戚，即那些辛比尔斯克的商人们，打了三年官司，他还不停地对每一个人说：

“我都不想活了，即使我不活了，也非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不可！我要让他们四处流浪，乞讨，过三年叫花子生活，完了以后我再把打官司赢来的他们自己的财产悉数归还，全都交回给他们，还要问一声，‘怎么样，你们这些鬼家伙？明白过来就好！’”

“赤兔马，这就是你生活的目标吗？”人们问他。

“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一事业，瞄准这一目标，别无他求啊！”

他整天整天总是待在地区法院、高等法院和他自己花钱雇请的律师那儿，傍晚的时候则时常用马车运来许许多多的纸袋、纸包、酒瓶等等东西；然后就在他那间天花板中部下垂、地板也歪歪斜斜、凹凸不平的肮脏的房间里摆下热闹的筵席，并把那些想饱餐一顿，喝几杯酒的大学生们和女裁缝们都请来吃一顿。“赤兔马”自个儿只喝一点儿甜酒，很少吃菜，这种饮料只要泼洒到桌布、衣服、或者地板上，就会留下深褐色的污渍，他只要酒一喝多，就会嚎叫起来：

“你们都是我的可爱的小鸟！我喜欢你们，因为你们都是一些好人！而我却是凶狠的下流痞，是一条凶狠的鳄——鳄鱼，因为我一门心思只想损害自己的亲戚，而且也一定会把他们害得死去活来的！一点儿不假！我都不想活了。非要……”

“赤兔马”的双眼悲戚幽怨地眨巴着，他那颧骨鼓凸的怪诞的脸上突然冒出了几点酒后混浊的泪珠。他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拭去这些泪珠后，就在双膝上一阵乱抹，他那肥大的灯笼裤子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的生活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他大声地叫道，“吃不饱，穿不暖，穿得破破烂烂。难道这是法规吗？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够学到些什么呢？哎呀，要是国王能够体察你们的生活……”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问道：

“谁需要钱呀？拿去吧，弟兄们！”

合唱歌手们和裁缝们抢先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夺钞票，他则哈哈大笑，说：

“这些钱不是给你们的！这些钱是给大学生们的。”

可是那些大学生们却没有一个人过来拿这些钱的。

“让你的这些钱通通见鬼去吧！”皮匠的儿子气得大声吼叫。

有一天，这个秃子醉醺醺的，亲自给普列特涅夫拿来一把揉成硬团的十卢布票子，他把这团钱往我们的桌子上一扔，说：

“这些钱你们要吗？不要？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不要了……”

说完，便往我们那可怜的小床上一倒，随后便大叫大哭起来，害得我们不得不采取醒酒措施，给他淋冷水，待他平息下来，并渐渐地熟睡之后，普列特涅夫试图把他的那团钱弄得平整，却怎么样也弄不开。原来这些钱被攥得时间太长太紧了，非得先用水把它们浸湿，然后才能一张张地分扯开。

在一间显然又狭窄又沉闷、又喧闹又可憎、烟雾腾腾、窗户都朝向邻屋的一堵砖墙的风房里，“赤兔马”的叫声盖过了其他的所有人。我问他：

“您干吗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而不去住旅馆呢？”

“亲爱的，这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精神上的需要呀！只要跟你们

在一起，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

皮匠的大学生儿子深有同感地感慨地赞同说：

“您完全正确，赤兔马！我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感情。要是换另一个去处，我也许就完喽……”

“赤兔马”转向普列特涅夫，诚恳地请求他说：

“弹一弹琴吧！唱一首歌儿……”

古里将古丝理往双膝上摆，唱道：

“红艳艳的太阳，

你快快升起，快快升起吧……”

他的歌声甜润、柔软、委婉，有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屋子里一下子变得寂静，悄然无声。大伙儿听着这凄切悲婉的歌词和琴弦低吟，都陷入了沉思。

“唱得好，小东西！”那个给富婆解闷的倒霉的面首赞道。

在这幢充满鬼魅色彩的老屋的形形色色的奇怪居民中，古里·普列特涅夫由于具有颇能营造快乐气氛的天生能耐，所以在这里起着神话故事中那位给人带来幸福与快乐的吉祥大仙的作用。他的心儿涂染了鲜艳的青春美色，并且以这种心灵美而使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讲风趣幽默、令人捧腹的笑话，唱温柔动听、令人痴迷的绝妙歌曲，讥讽、嘲笑人们的陈规陋俗，无情地揭穿生活中的粗暴谎言。他刚刚才满二十岁，仅仅从外形看上去他还像是个未成年的少年，可是整个老屋里的人都把他看成了这些困难日子里的好参谋和助人为乐的好帮手。心地善良的好人喜爱他，行为卑劣的坏人惧怕他，就连那个老岗警尼基霍雷奇对古里也总是以一副狐狸笑脸相迎。

“马鲁索夫卡”大院，是山下的人上山去的“通道”，它们位于雷布诺列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大街之间，并且把这两条街连接起来。尼基霍雷奇舒适的岗亭就设在老戈尔舍奇纳大街的拐角，离我们住所的大门口不远。

尼基霍雷奇是我们这一段街坊区的老警察。他是一个身材很高的干瘦老人，胸前总是挂着许多的奖章，他的面孔透着聪明劲儿，笑容亲切，眼睛狡黠。

他对我们这个复杂的、闹腾挺欢、遗老新生混居的大院非常重视，每天都要到我们这个大院里来巡视几次，每次来都是全副戎装。他每次来巡视都不慌不忙，慢慢地、耐心地到各家的窗口检查一遍，那目光就如同动物园看管人检查各个关在铁笼子里的野兽似的。当年的冬天，一个住所里有两个人相继被捕：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这两个人都是获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军人，都曾经参加过斯

科别列夫将军领导的阿哈尔——捷金<sup>①</sup>远征。在逮捕这两个人的同时，还抓了佐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等人，他们的罪名是妄图组建反对政府的地下印刷厂。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还在星期天的白天，去了城里闹市区的克留奇尼科夫印刷所去偷盗铅字，案件被揭发后二人双双被捕。另一天的夜里，“马鲁索夫卡”贫民窟里又给宪兵抓走了一个终日不见笑脸，一直阴着脸的瘦高个儿，我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游动钟楼”。第二天早晨，古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他不停地用手挠着自己的头皮，对我说：“我说，马克西莫维奇，真是糟糕透了。老弟，快去跑一趟……”

他对我应该去哪儿做了一番解释之后，又补充说道：

“你要注意，千万小心！也许那边会有密探……”

这一个秘密使命使我兴奋不已，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不安，我于是以雨燕般的速度奔跑到了城郊造舰区。在那里的一家幽暗的铜工作坊里我见到了一个卷发的青年，他一双明亮的眼睛蓝晶晶的。当时他正在给一口锅子镀锡，但是那个动作却不像是一个熟练的工人，作坊一角的虎钳旁有个瘦小的老头儿正在忙着磨制开关，老人的白发上箍了一根橡皮筋。

我问这位老铜匠：

“你们这儿有活儿干吗？”

老头儿气冲冲地回答道：

“我们当然有活儿可干，但是这里却没有你的分儿！”

那个青年抬起头来朝我轻瞥了一眼，然后便不再理睬我，低下头去焊锅了。我小心地用脚轻轻碰触了一下他的脚，他猛然一惊，那双蓝晶晶的眼睛狠狠地怒视了我一下，一面抓起了手边的锅子的把儿，像是要作出向我投掷的样子。不过，在他见到我给他轻轻使的眼色，这才平静地说道：

“走，走吧……”

我又一次地向他使了个眼色，便走出门去，站在街旁，卷发青年伸了伸懒腰，随着我走了出来。他默默地盯住我，一面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吸了起来。

“你是吉洪吗？”

“对了！”

“彼得被捕了。”

他愤愤然地蹙起眉头，以一副怀疑的眼神仔细地察看着我。

“彼得是什么人？”

---

<sup>①</sup> 此指帝俄步兵上将斯科别列夫夺取部分中亚地区的进军。“阿哈尔——捷金远征”战役发生在1880至1881年间。